

1

中醫藥的起源及發展史

Origin and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第一節 中醫藥的起源

第二節 中醫藥的發展史

關甫俊 編著



前言

人類對藥物的認識，最初是與覓食活動緊密相連，透過了採食植物與狩獵，逐漸了解這些植物和動物，可以用來充饑果腹、減緩病痛，有些會引起中毒，甚至死亡。因此古籍中所記述「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傳說，反映了藥物認識的艱難過程。

第一節

中醫藥的起源

Origi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國是醫藥文化發祥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的傳說，它真實生動地反映了中國的祖先在與自然和疾病的鬥爭中，發現藥物，逐步積累經驗的歷史過程。在中國古代的唯物論和辯證思想的影響下，通過長期的醫療實踐，形成獨特的醫療體系。

在原始社會的初期，由於生產力低下，人們不知農作物的種植栽培技術，只是共同採集，成群出獵，過著「巢棲穴竄，毛血是茹」的原始生活。就在他們採集野果、種子及挖取植物根莖的過程中，由於饑不擇食，誤食某些有毒植物而發生嘔吐、腹瀉，甚至引起昏迷和死亡。人們就是這樣長期的觀察與實踐，逐步學會了辨別藥物的方法。通過無數次觀察，口嘗身受，實際體驗，逐步認識了哪些植物對人體有益，哪些植物對人體有害，具有毒副作用，並進而加以利用，這就是早期植物藥的發現。當進入弓箭的發明及應用時期，人們狩獵和捕魚時，也逐漸發現一些動物也有治療作用，如中國先秦時期有關地理物產的著作《山海經》中，有關治療癰疽藥物及防疫藥物的記載，就是中國的祖先從動物食物中發現動物藥的旁證。在中國古代的唯物論和辯證思想的影響下，通過長期的醫療實踐，形成獨特的醫療體系。

在中國一些史書上，如《史記綱要》中出現的「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的記載，《淮南子·修務訓》中關於「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記述，可以說，神農氏嘗百草的傳說從客觀上反映了中國勞動人民由漁獵時代過渡到原始農業、畜牧業時代發現藥物、累積經驗的艱苦過程。「神農」無非是這一時代勞動人民的



代表；「嘗百草」正是反映了醫藥起源於勞動實踐的認識過程；「一日而遇七十毒」，說明中國的祖先在發現藥物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據醫史學家研究，原始人類用以充飢的食物多為植物類，因此最先發現的藥物也是植物類藥。隨生產力的發展，農耕、漁獵、馴養等的進步，人類對於藥物與食物的認識也跟著提高。原始社會晚期，隨著採石、開礦、冶煉等技術興起，更發現了礦物類藥。此時期，人類也從野果與穀物的自然發酵中，逐步掌握了酒的釀造技術，至殷商時期，釀酒已十分盛行；酒不僅是一種飲料，更重要的是具溫通血脈，行藥勢和作為溶媒等多方面的作用，被古人譽為「百藥之長」。

隨著文字的創造和使用，藥物知識也由口耳相傳發展為文字記載。夏、商朝已經發展出甲骨文，從甲骨文的卜辭中可以找到「藥」字，可見當時有醫藥發展。文物考古顯示，商代文字已有「藥」字。《說文解字》將期訓釋為：「藥，治病艸（草）。從艸（草），樂聲」。明確指出了「藥」即治病之物，並以「草」（植物）類居多的事實。當時已有明確的醫藥分類，如內、婦、兒、外、五官等科疾病，但在當時巫醫尚未分離、人民尚且迷信，所以巫大於醫，醫療活動多由巫師控制，醫藥發展緩慢。西周至春秋戰國時代，在周朝醫藥已逐步受到重視，西周時期宮廷設有「醫師」一職，開始巫醫分離。其中《周禮》、《詩經》、《山海經》記載豐富的藥物知識，強調了醫學本身的科學性與獨立性，顯現中醫藥已經逐步發展，受到重視。尤其《詩經》中記載的植物和動物共 300 多種，不少是後世本草著作中收載的藥物。春秋至秦漢之際各時期有大批簡帛醫書著作，經絡、脈法、醫方、養生、胎產皆有記載，直至 70 年代初，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載方約 300 個，涉及藥物 247 種，對炮製、製劑、用法、禁忌等均有技術，更加說明了中藥複方應用具有悠久的歷史。

西漢開始有「中醫」的說法，中國最早認識萬物的思想基礎，來源於《易經》，將世界一切事物均納入陰陽的軌道，對後世的哲學、社會、天文、醫學等具有重要直接的影響。因此中國古代的醫學理論認為，人體的陰陽保持平和才不會生病。若陰陽失衡，則疾病必來。



第二節

中醫藥的發展史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壹、先秦時期

人類的醫療保健活動是和生產、生活實踐緊密相聯的。依靠古代的傳說和現代的考古發現，可以知道中國傳統醫學在沒有文字的遠古時期已經發源。相傳醫藥始祖是神農氏，神農氏親自品嚐植物和水泉，以尋求飲食的安全，這就是「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及「醫食同源」之原由。

夏商周時期（西元前 256 年）中國就已出現藥酒及湯液。在 3,000 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發現記載有關於醫療衛生以及十多種疾病。周代開始使用「望、聞、問、切」等診病方法和藥物、針灸、手術等治療方法。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醫療經驗的積累，人們對自然和疾病有了較多的認識，巫醫的勢力逐漸消退。到春秋戰國時期，中醫對人體的解剖、病因病理、疾病的診治等方面的認識已有長足發展。現存最早的醫書中已經將經脈系統化，藥物療法和針灸等外治法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戰國時期諸子群起，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各種流派的哲學思想十分活躍，從而為醫學家建立醫學理論著作應運而生。《內經》、《難經》是此類著作的現今僅存者。它們不僅記錄了先秦以來的醫療實踐經驗，更引進了哲學中的某些概念，用以貫串醫學多方面的進展，構成中醫初步的基礎理論體系。

貳、秦漢時期

秦漢之際，藥學已初具規模，西漢已有藥學專著出現，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名醫公孫陽慶曾傳其弟子淳于意《藥論》一書。從《漢書》中的有關記載可知，西漢末年不僅已用「本草」一詞來指稱藥物學及藥學專著，而且擁有一批通曉本草的學者。本時期有《黃帝內經》具有系統理論的著作，是現存最早中醫理論性經典著作。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專門論述了多種雜病的辨證診斷、治療原則，為後世的臨床醫學奠定了發展的基礎。據《三國誌》記載，名醫華佗已開始使用全身麻醉劑「麻沸散」進行各種外科手術。而現存最早的藥學專著是《神農本草經》（以下簡稱《本



經》)，原書早佚，目前版本是由明清以來學者考訂而成，言簡意賅說明了四氣五味、有毒無毒、配伍法度等基本定則，各論載藥 365 種，按有毒無毒、養生延年與祛邪治病的不同，分為上、中、下三品。每藥再依次介紹正名、性味、主治功能、生長環境，甚至還有別名、產地等內容。《本經》系統總結了漢朝以前的藥學成就，其影響之深遠，被尊為藥學經典之著。

此時期通過內外交流，西域的紅花、大蒜、胡麻，越南的薏苡仁等相繼傳入中國，邊遠地區的麝香、羚羊角、琥珀、龍眼等也進入了中國，都在促進著本草學的發展。

參、魏晉南北朝時期

由於戰亂，「文籍焚靡，千不遺一」，在漢代的基礎上，廣泛總結前人經驗，此時期出現了大量的醫學著作，特別是脈學、針灸學、本草學及方劑學方面。脈學在此時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晉代名醫王叔和所著的《脈經》歸納了 24 種脈象。此書不僅對中國醫學有很大影響，甚至遠傳國外。本時期醫學各科的專科化已趨成熟。針灸專著有《針灸甲乙經》；《抱朴子》和《肘後方》是煉丹的代表著作；製藥方面有南朝劉宋時期雷斅著《炮炙論》，敘述藥物通過適宜的炮製以提高藥性，減輕毒性或烈性，總收錄 300 種藥物炮製方法，並提出炮製前應注意區別混淆品；為中國第一部炮製專著。南齊龔慶宣整理的《劉涓子鬼遺方》是現存最早的外科專書。廣泛記載各種外傷療法及皮膚病如瘡、癬、疽等療法。

漢末以來醫家應用藥物種類趨多，此時期留下的本草書目仍有近百種之多。重要的本草著作，除《吳普本草》、李當之《藥錄》、《名醫別錄》、徐之才《藥對》外，首推梁朝陶弘景所輯《本草經集注》。其中回顧本草學發展概況，接著對《本經》逐一加註，針對當時藥材偽劣品較多的情況，補充大量採收、鑑別、炮製、製劑及合藥取量方面的理論和操作原則，增列「諸病通用藥」、「解百藥及金石等毒例」、「服藥食忌例」等。陶氏首創藥物自然屬性分類的方法，按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及有名未用七類，又結合三品分類排列；為便於保存文獻資料原貌，陶氏採用朱寫《本經》文，墨寫《別錄》文，小字作註的方式，對於藥性又以朱點為熱，墨點為冷，無點為平。這在全憑手抄藥書的時代，不失為一種事半功倍的方法。《本草經集注》較全面的蒐集、整理了古代藥物學的各种知識，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要藥學成就，並且標誌著綜合本草模式的初步確立。

肆、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醫藥學有較大發展。由於政權統一，版圖遼闊，經濟發達，隨同海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相繼從海外輸入的藥材品種亦有所增加，豐富了中國藥學寶庫，各地使用的藥物總數已達千種。另一方面，由於長期分裂、戰亂等多種原因，造成藥物品種及名稱混亂，加之《本草經集注》在一百多年來的傳抄中出現了不少錯誤，因此對本草學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理，既是當時的迫切需要，也是本草學發展的必然結果。

巢元方是一位太醫博士，被隋政府指派編寫《諸病源候論》（又稱《巢氏病源》）；反映早在隋代就對病源的探討、發病機理的分析及對症候的描述方面，有了相當深入、系統地探索，是中國最早的病因證候學記錄。唐顯慶四年（西元 659 年）朝廷頒行了由李勣、蘇敬編撰的《新修本草》（又稱《唐本草》），此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本藥典性本草，比西元 1542 年歐洲紐倫堡《藥典》早出 800 餘年。本書的完成，依靠了國家的行政力量和充分的人力、物力，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全書卷帙浩博，收載藥物共 844 種。書中還增加了藥物圖譜，並附以文字說明，這種圖文對照的方法，開創了世界藥學著作的先例，無論形式和內容，都有嶄新的特色，不僅反映了唐代藥學的高度成就，對後世藥學的發展也有深遠影響。該書很快傳到國外，如西元 731 年即傳入日本，並廣為流傳。日本古書《延喜式》還有「凡醫生皆讀蘇敬《新修本草》」的記載。

開元年間，陳藏器編成《本草拾遺》，不僅大量增補民間藥物，又將各種藥物依功用概括為十類，為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十種，後來此分類法又用於方劑分類，不斷補充發展。

唐代已開始使用動物組織、器官及激素製劑，如用羊靨（羊的甲狀腺）和鹿靨治療甲狀腺疾病，則見於《千金方》。酵母製劑也在唐代普遍的用於醫藥。唐至五代時期對食物藥和外來藥有專門研究，孫思邈《千金方》中已專設食治篇。而由孟詵原著，經張鼎改編增補而成的《食療本草》，全面總結唐朝以前的營養學和食治經驗，為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食療專書。李珣的《海藥本草》，則主要介紹海外輸入藥物，擴充了本草學的內容，也反映出唐代對外來藥物引進的情況和認識水準。